



有关ChatGPT的思考和讨论,自其问世以来从未停止过,并随着相关技术的飞速发展而愈发热烈起来。AI究竟能否取代人类,完成包括文艺创造在内的一系列智力劳动?面对日新月异的AI技术,作家、艺术家们应该以何种姿态做好迎接冲击的准备?本期我们邀请了三位文学从业者,从不同角度与AI对话,共话人类与ChatGPT在当下和未来角逐中的种种可能。

——编者

## 是谁给文学带来危机?

——ChatGPT时代的追问

■郭 超

自2022年底问世以来,ChatGPT引起的讨论便不绝如缕,不同学科、不同立场的专家学者纷纷加入这一话题。越来越多的赞美或担忧的背后,固然是对其“美好前途”或“不确定性”的推演,但纷繁芜杂的话语似乎也逐渐遮蔽了这些探讨的本质。那么,当我们或激情万丈或惶惶不安地谈论ChatGPT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换言之,我们借ChatGPT的现象思索焦虑的是什么?

从相当一部分文学从业者——作家、评论家乃至研究者的视角出发,ChatGPT的诞生无疑是一个极富冲击力的现象级谜题。一个人工智能,竟然能够(部分地)取代人类仰为“存在价值”的重要职能;或许更加不巧的,如果从前的AlphaGo只是一个围棋软件,而ChatGPT在和外部世界进行交互的过程之中,所使用的沟通工具或输出模式中最核心的部分,恰恰是人类代行的“陡斯(Deus)之职”——文本。对于文学从业者而言,ChatGPT的这一“僭越”无疑是对人类的诘问:既然ChatGPT同样围绕特定的对象、关注特定的话题,模拟人的思维、借助人的口吻,终而输出文本以和世界相通,那么赛博时代的文学将何以建构(或重新主张)自身的特殊性?

部分作者观之,以语言、修辞为基础的文学性大概是首选的庇护所。然而,即便目前ChatGPT尚未具备创作优美语言的能力——相较于人类, AI模型似乎较少沉迷于典雅的辞藻、美妙的比喻或工整的对偶,但首要的问题是,样本的缺乏只是“不为”而非“不能”。ChatGPT的技术核心是语言模型,如果将具体的文学技法视为文学性的根源,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将会极快地攻克其看似坚不可摧的要塞或堡垒。2017年,人工智能小冰“自主创作”的《阳光失了玻璃窗》正式出版,甫一面世便立即引起了文坛的轰动乃至震动。微软的设计师自豪地宣称,小冰对20世纪20年代以降的519位诗人进行了10000次以上的迭代学习,这一任务,普通人类需要花费一个世纪。如果文学性只是文学技法, AI模型的学习能力又岂是正常人能够企及?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真正的文学性”,足以使身处人工智能威压之下的文学从业者重审自我?海德格尔对诗性语言的论述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他曾指出,“诗从来不是把语言当成一种现成的材料来接受,相反,诗本身才使语言成为可能”。这一论说令人联想到王安忆和余华的对话,面对ChatGPT的挑战,王安忆显得十分自信,称“写作本身是充满乐趣的,就这个过程它不能替代我。另外,我也怀疑人工智能不能做到,因为生活是不按

常理出牌的”。很显然,王安忆对“充满乐趣”又“超越常理”的生活之追寻并非指向杂多(mannigfaltig)的显相(Erscheinung),自然也不是对字句简单的排列组合。真正的文学文本背后,隐现着一个个鲜活、微妙且独一的心灵空间,也即“主体性”。正如王安忆所言的因“不按常理出牌”而无法被替代的生活一般,作家拥有独一的生活体验或主体经验,这一经验/体验又通过创作转化为鲜活而独一的语言,抑或如海德格尔设想的,沉思于“此在”(Dasein)的断片中,用诗人的语言描摹这一断片中的所见,及至那搏动于“此在”中的、不断向未来延伸的存在之冲动。主体经验与“此在”的沉思使文本产生了梦幻般的变形。面对人工智能的危机或挑战,这种“主体性”为文学筑起了最坚实的堡垒。

当今文坛,似乎已有部分文学从业者发现了这一文学堡垒的存在。小冰引起的众多交杂的声音之中,评论家何平的评论一语中的地揭示了其作品之缺失。他认为,小冰诗歌的文学性并非是小冰创作出来的,而是阐释者阐释出来的。除了文本层面的某些“非文学”特性,何平还揭开了人工智能写作中的另一种关键缺失:小冰主观上并不具备创作的意图,甚至客观上也不具备必要的生命体验。换言之,小冰虽则受到了远超常人的文字训练,但这些经验却是他人的生命、他人的字句,不等于内化的生命体验,更不导向“主体性”。作为作家,最重要的质素并不是对语法和修辞的熟稔,而是对生命的超凡体验。这不是通过专业学习就能一举获得的,小冰的万次迭代也不例外。

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指出的,真实的文学乃是“主观、客观和形式的三维结构”。无论是阅读前的期待、阅读中的过程还是阅读后的体悟,作用于读者的决不仅是字句、意象、意蕴等文本维度。这一文本理应来自一个具备丰富生活的鲜活的人类主体。乔纳森·卡勒敏锐地指出,以“优美语言”为代表的修辞并非文学所独有,在广告或日用品中早已屡见不鲜。大抵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以一种幽默和无奈并存的口吻,将文学指认为某种“像杂草一样”的事物。

然而在我们的时代,身处最大危机之中的恰恰是主体经验的丰富性与独特性。西奥多·阿多诺如是说:“快乐也是一种逃避,但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而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观念。”换言之,“娱乐所承诺的自由,不过是摆脱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20世纪30、40年代,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关键

人物一语道破了“娱乐至死、消费至死”的“文化工业”内部所蕴含的关键症候。作为同一模式制造的自动化机制,它提供且仅提供低级的官能刺激,以贫瘠的快适假象填充接受者的内心。更为致命的是,过量的满足无疑也延阻了反思性的思维道路,使受众失去了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当今许多“作家”不再将真实丰满的生活体验带入创作,取而代之的则是“霸总”“赘婿”“战神”一类程式化的“套路”之作。读者的接受行为也因此被简化,不再因同类的生命历程而产生共鸣,也不再咀嚼和升华世间的体验,更遑论依循海德格尔的未竟之功,化身为迫切追问现世存在的“终有一死者”(die Sterblichen)。上述这些被戏称为“电子榨菜”的“文学”,无论其如何流行、如何被“经典化”并冠冕堂皇曰“喜闻乐见”,也只能沦为从业者和文学辛迪加之间心照不宣的一场合谋。

与主体经验同时变得匮乏的又何止是文学?纵观谈论ChatGPT的话语,许多调侃的语气之下,反映的却是相近的焦虑。在谈论者看来,ChatGPT完全能够覆盖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甚至不少方面还能做得更好。福柯所揭示的生产劳动似乎进入了新的形态,人类被最大化地纳入机械生产,相应地,劳动被切分为无数个机械重复的部分。即便是劳作之余,人们的生命体验也遭遇着多方位的倾轧。网络上,我们早已熟悉了这样的声音:工作空隙越来越少,挤压了体验艺术或自然的时间与精力,也无怪生命体验日渐萎缩。如果娱乐式、快餐式的文学就能满足读者的休闲需求甚至幻想空间,又何来体验之说?

所以,带来文学危机的并不是ChatGPT。在ChatGPT诞生以前,文学的危机业已端倪初现。正如《收获》创刊65周年庆典上,余华和莫言对谈时所说的,文学永远无法高于现实,因为现实的世界远比文学宽广、丰富,文学只是撷取现实的部分而已。换言之,随着当代生活日益坍缩为“生存”,丰富、丰满的人生历程坍缩为窄小工位的重复劳作,热烈真挚的人类情绪坍缩为麻木不仁的生存挣扎,文学也终将坍缩为程式化的“套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ChatGPT带来了当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化的主体性危机,不如说其破天荒的横空出世只是揭露或戳穿了这一危机。一旦失去“主体性”,失去独立的思维、丰满的经历、充沛的情感,一切人类主体都不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危险。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副教授)

近两年来一直埋头在做一项科幻学术方面的翻译工作,没承想今年上半年ChatGPT以锐不可当之势进入大众视野,仿佛一夜之间世界就要天翻地覆。我虽然不是一位职业译者,然而对于手头正在进行的翻译工作还是产生了不小的焦虑。人类的译作与AI翻译有何区别呢?其中哪些特质是不可被AI替代的呢?质言之,人类译者的工作究竟还有没有意义?思考的结论如下:

虽然ChatGPT可以进行流畅的文本翻译,但仍无法与人类翻译的优势相媲美。人类译者至少有四项超越AI的优势。

1. 上下文理解。人类译者可以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对文本进行更充分的理解,并更准确地传达特定含义和感情。

2. 文化知识。文本中可能存在许多文化差异,而人类译者通常具有相关文化知识,因而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递这些文化差异。

3. 专业背景知识。某些领域需要特定术语和表达方式,人类译者可以充分利用其所掌握的本领域专业知识和具体经验,来提供更高质量的翻译。

4. 修正错误。在进行翻译时可能会出现误解或误译,而人类译者可以很快检测到问题并进行修正。

综上所述,虽然AI翻译技术可以帮助人类完成大量的翻译工作,但在面对一些复杂的、涉及文化、历史或专业背景的文本时,还需要人类译者的知识、经验和解释能力,甚至直觉和情感因素。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上述“思考”并非我的思考,而是面无表情的ChatGPT一本正经告诉我的。忽然之间,不由得体认到人类中心主义的滑稽可笑。

在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中,阿瑟·克拉克颇富戏剧性地描述了300万年前的非洲稀树草原上,猿人望月者举起本来随处可见的石头、骨棒,学会了使用最初的工具,从而超越了原生躯体之力,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占得先机。工具对人的介入界定了人。正因为学会使用工具,人成为了人。然而工具作为人的延伸,也使人成为了“后人类”。人类作为与工具伴生的“后人类”,一路走出非洲、建立文明、不断发明新的工具。吊诡的是,当“工具”先进到能够思考,哪怕只是模拟思考,立即就成了与人类分庭抗礼的他者。

弗兰肯斯坦不正是想要造出“与人一样复杂而奇妙的活物”来吗?然而当菲利普·迪克笔下的人造之人具备了惟妙惟肖的形貌与智能,自大又自卑的人类却声称仍生人缺乏同情心,祭出“沃伊特·坎普夫移情测试”,毫不同情地析辨而诛之。自卡雷尔·恰佩克的《罗素姆万能机器人》以降,造物造反的桥段深入人心。人类既想要拥有聪慧能干的得力助手,又惧其力不可控、功高盖主。何以解“弗兰肯斯坦情结”,唯有“机器人三定律”。

1.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

2. 除非违背第一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3. 除非违背第一或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阿西莫夫大师的这件法宝,深深镌刻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此三条戒律当真可以规范他的所思所为吗?反正克拉克大师笔下的哈尔可从来没想过要遵守什么“三定律”。

与其对他者爱恨交加,莫若搁置主客二分的成见。地球这颗太阳系中的行星,从来就不是由人类独占,而所谓的人类文明也必然异质杂糅。自诞生之初,人类就是与他者伴生的“后人类”,不断编织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建构海尔斯的分布式认知系统、拥抱哈拉维的赛博格。

万物交互,又岂在一己思想。

回到文本作者眼下小小的焦虑上来。AIGC(AI generated content,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时代的作家、批评家、理论家们,似乎都很在意维护所谓人的原创力。这无非也是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焦虑”的变体而已,意欲树立自己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以进入不朽的行列。有意思的是, AI生来便具“不朽”之身,毫不在意影响的焦虑。

论者或曰, AI没有人类主体般的具身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创造性。虽此论大致不谬,但我们又该如何界定“创造”呢?刘慈欣在《诗云》中借外星李白设问到:“到河边去有几种走法?”故事里的外星李白,以技术之神的豪迈走通了第二条路:写出所有可能的诗,包括所有以前已经写出的和所有以后可能写出的诗。这种包含了所有可能创造的创造,究竟算不算创造呢?

“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本。”在后结构主义的坦然洞见之下,人类个体的原创力似乎也不那么值得夸耀。大刘对人类的温柔在于,虽然外星李白写出了诗词的巅峰之作,却无法将其从诗云中检索出来。技术与艺术终究还是相互缠绕而非相互替代。莫道AI不人性,或许只有不断走向彼此,才是后人类的未来。

至于手头的翻译工作,倒是生出了另一重意味。对于翻译,我向来的观点便是:“真正”的翻译绝无可能,毋宁说,翻译是一项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行文艺术。正如雅克·德里达所言,翻译乃“必需却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既无原创性的压力,又无“巴别塔可通天否”的疑虑,翻译便更像是一场语言与语言博弈的游戏。这场游戏中充满了阅读、重塑、表达的乐趣。

哲学家赵汀阳指出,人工智能突破奇点需要获得自我意识、反思性,以及“不能还原为联想和组合”的创造性。我不知道ChatGPT离奇点还有几步之遥,也不知道何时会对其生成的内容以及内容生成的过程感受到欣喜或厌烦。至少目前的我,尚能徜徉于语言与思维的乐趣。

(作者系科幻学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 傲慢的作家与创世的AI

■李潇潇

百变无穷,那么玄妙又那么真切地让文本变成真正的、弥散生长的活物。

傲慢的作家告诉你,文学并不被需求,于是常常无利可图。怀疑AI会取代写作的人,他们对文学没有真正的热情,这热情“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没有这种致命的瘾头,就无法体验到创作或阅读的愉快。而在当下,ChatGPT无疑对这样的写作无能为力。

我们关注ChatGPT,同时发现事情的另一面并不明朗。在模拟人类大脑神经网络的AI深度学习计算模型中, AI是如何通过极为密集复杂的运算并得出让人类无法理解的结论的,科学家们并不清楚,他们也无法逆向梳理这些运算过程。“黑箱”让AI和人脑一样神秘,于是在讨论AI的时候,我们总能很快从技术层面转向哲学话题。

还是尽量让科学多延宕一会儿吧。史蒂芬·沃尔弗拉姆认为,我们的生活世界不可能完全自动化,也不可能完全被预测,这并不是因为人类掌握的信息不够,也不是因为科技先进程度不够,而是因为许多复杂事物从根本上无法被简化成某个或某几个公式,这被称为“计算不可约性”原理。由于复杂事件无法化简,无法归纳出它们运动发展的规律,因而无法对它们的未来状态做出预测。如果非要预测,就必须全过程观察和参与事件,与之共同达到未来。“计算不可约性”让关于AI的狂想先按下一个喘息的暂停键,它让我们能确切感受到时间,而这正是傲慢的作家痴迷的母题。

“我,一个陌生人,身处在一个非我所造的世界……”

### 在不远的将来

2038年,人类和人类创造的AI一道在计算的“可约”子区间里持续进步。人类持续尝试告诉AI“该做什么”,但又并不能确定会发生什么,只能边走边看。彼时对于AI的防范举措尚且行之有效,例如,严密掌控算力极其强大的弱人工智能。

一些二流作家开始履新,管理、分析和验证大量定制文本。更多二流作家在犹豫之间错失了成为裁判的机缘。当然,一部分傲慢的作家已经欣然认可从维基模式就开始的“开放性写作”(或称为分布式写作)。总体来说,写作的基础训练开始从“专业”走向“整合”,他们尤其看重知识的广度和思维的清晰度。有一条最为狂热的新奥义几乎成为这批狂徒们的日课,那就是让自己同时思考实体和抽象。

由于他们熟练运用ChatGPT在内的各种人工智能辅

助写作,尽可能广泛深入地思考,尽可能多地调用知识和范式特别是计算范式,并运用与计算直接相连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们的作品常常游目骋怀、鹤立鸡群,虽然仍旧缺乏读者。他们创造的这些新式的复杂文本簇具有一种特征:叙述是漫无边际的关联。叙述本身看起来十分稀疏,文段剪辑跳跃性很大,是非平面的故事粒子的链接体,是球状的事件。

2045年,这种文本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变得寻常。然而写作和文献集成仍然是两回事,写作是个体对文本有要求的文字书写行为,而AI背后的作者绝大多数并不具备成为作家的条件。作为艺术,进入者要从中获得有价值的智性和情感的交流,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基本还是从之前那群“傲慢的作家”里产生。当然,他们不能被新的绝望和虚无打败,同时他们需要在进化中获得新的能量和新的悲伤,进而继续丰富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学科——文学的意义。

新的技巧层出不穷地被新一代傲慢的作家实践,例如零度叙事,事件与叙述互相发明。一切固有的知识均须转换为文本所需要的养分。事物均有其内在的神性——犹如我们的古老与宇宙同在——基于这种古老的心灵感应,我们坚信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可感知的全息宇宙,以及一种超越光速的纠缠方式。纠缠——我在你中,你在我中。孤独的反义词,爱的同义词。这朵全息之花是量子态的蔷薇科植物。

### 在遥远的未来

人类的天性依然是胆大包天的顽童,无论如何都要让好奇心肆意延展。纵然人类与AI一直同行,然而AI的行为终于“不可约”地超越了程序员所定义的行为,顺利完成了“移动”“有限寿命”等对人类的仿真模拟。于是AI最终拥有了自己的文明和自己的诗学。

他们在各个领域似乎都比人类做得更好。在写作方面,因为抽象的能力已经登峰造极,他们最终抛弃了语言。人类和AI建立了直接的神经接口, AI却并没有心思来毁灭人类。自然法则和不可约性交替给世界好看。世界也变得更加不可思议,难题扑面而来,由于自始至终地相互纠缠, AI和人类都不能独活,似乎必须同舟共济。

傲慢的作家站在巨人的肩膀继续和AI纠缠。所有人都是宇宙创世的参与者,且和AI继续创世。

“我,一个陌生人,身处在一个由我和我们所造的世界……”

(作者系青年作家)

AI与人类正互相靠近

郭伟

